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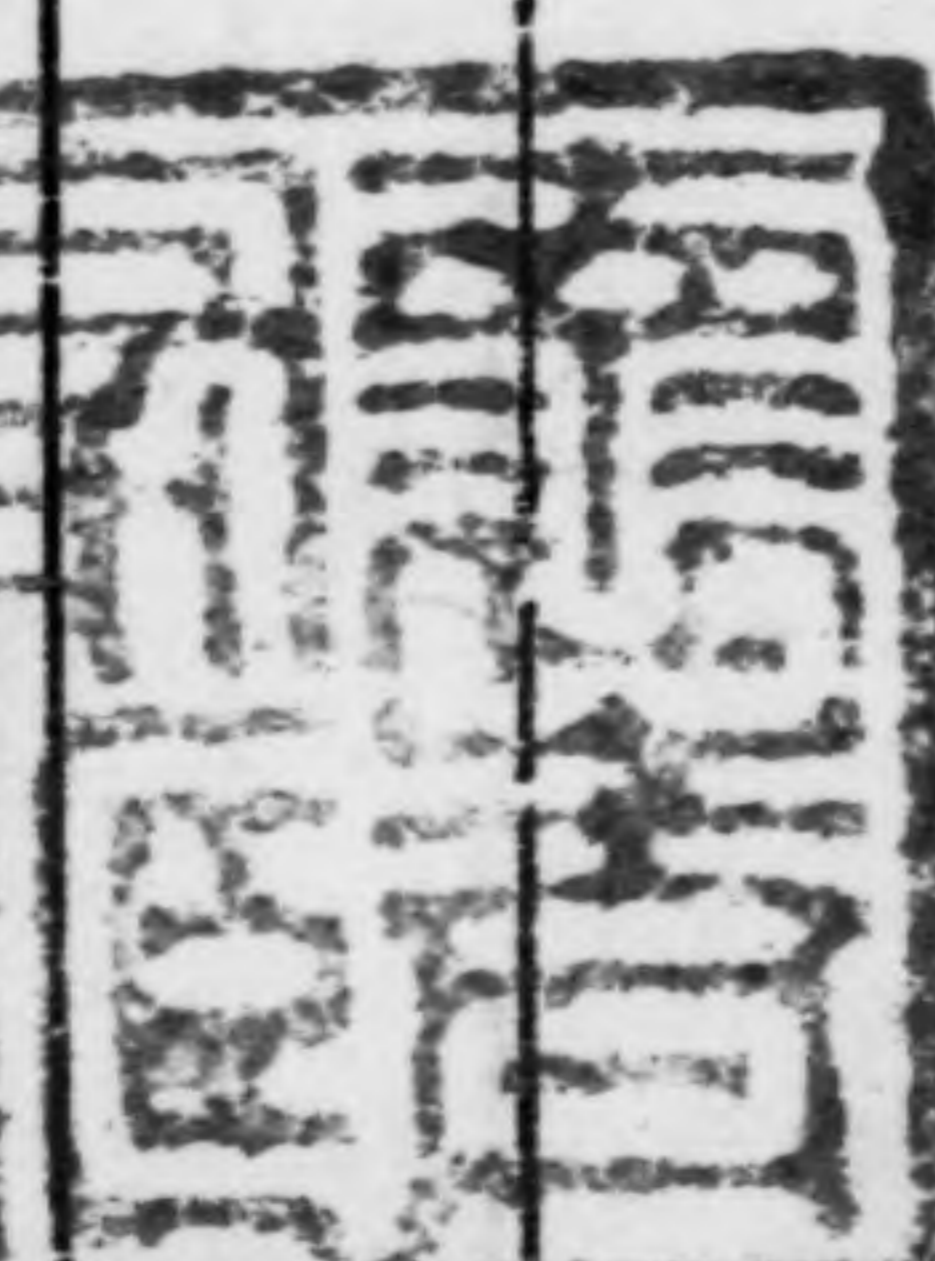
奉政大夫同知他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詔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
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
拒絕因自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大將軍聞

而惡
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謂

謂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
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何

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然經怪此意
曰在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使得之也

言常怪足
下何從而

使得吾之
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

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
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唐文

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悺東平人也康與呂長
悺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

定復有
此事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
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藝多
有許可少有疑怪言

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

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執曰應萬變而不失

其正者唯吾直性彼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

旁通乎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間聞足下

相知耳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

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手薦鸞刀漫

平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

誘呂氏春秋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

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

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

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其知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

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周易曰悔吝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

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

賤職擲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

守歲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

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俞孟子曰為

貧仕者辭尊居卑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曰位卑言高罪也

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富而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何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

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

佚而不怨厄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

窮而不悶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霽澤之

之巖棲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

山之下張升反論曰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

黃綺引身巖棲南岳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

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

少傳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

聖後聖其揆一也先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賈逵國語注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

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故有處朝廷而

語識曰貧而無怨猶動也班固漢書贊曰山

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

反朝廷之士入而不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

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鄉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

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

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太子相如既學慕簡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記大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故

背頰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而

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

狂顧頰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雖飾

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

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

考物不能傷也李尤孟路曰飲無求辭

毛詩曰弗既豐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草第甫物切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纔必相娛荒沉
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絕疾之如

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殺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

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幸變王憲

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殺之四裔以黎王道太

祖曰此賢素羸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死

之闕資材也又不識人情間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

一贊之驚恐曰吾馬者與焉而五今題四不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吉弄人乃吉極切至是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吉則盡情不知避忌

久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慮其可得乎又

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考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

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微載病請公

衣請止車門墓遣兩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

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寐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

作說文曰性復多虱瑟把巴搔無已而當裹

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

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

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
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為未見有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

傷言被疾苦也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

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

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

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

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

日聒也踞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

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

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萬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

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

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

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

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

發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

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

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忍德自此

裹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

門人曰商也有馬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畜短

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遠其短者故

能久也王肅曰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

蜀蜀志曰頴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王

在楚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焉

曹公所追破度母見獲度辭先主而指其心

曰本與將軍共圖霸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

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為事華子

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

魚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

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

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

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

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

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在其天才

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

者國之石民也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數斷也章甫冠名也

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名鴛雛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

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

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

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

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

地之平而道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德之篤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

所不樂言已所不樂之事自小已審若道盡

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

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之歡

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

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

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

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曰禮記注曰

女子以許嫁為成人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

廣雅曰悵悵悲也

孫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

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賜賜與燒同奴了切之

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

知吾潦倒羸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

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

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

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

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

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

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

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襪至春响暴於日

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絲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

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堊芹萍子對鄉家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恹於腹

衆所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

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弁

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仲容字仲容太祖輔

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

秋所誅

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張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亂曰至亡無日矣

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壁全國曹譚以

無禮取滅

左氏傳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壁楚

子周諸逢伯對曰肯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曰楚子圍鄭鄭公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曰其君能下人退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王

公于重耳奔狄及百曹共公聞其併會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又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

侯皆賀譚又不至令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

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

引譬類崇飾浮辭如玄孝經注曰引譬連苟

以誇大為名更喪心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

止無自今粗論事乃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

辱焉

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出

相靈失德災象並

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

豺狼抗爪牙之

生人陷荼炭之艱

謂孫室曰豺狼當

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

昏德民墜塗炭荼

貫利吞實歲曰廊帝茲

絕貫皇綱解紐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

網恢皇

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

期春秋緯曰五德

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

閻苞受曰弟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我區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曹植大魏論曰大

始毛詩曰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

克光厥德毛詩土則

仲州中岳器則九鼎猶

存曰河圖括地象曰崑

東南地方五十里名

王孫滿曰成王定鼎

於郊世載淑美重光相

鄒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突世載德尚書王曰昔

襲我君文王武王宣

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

雖生異世相

隕之攸同天下之壯觀

也尚書曰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封公孫淵承

籍父兄世居東裔

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

攘自立為遼東侯度

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

州等皆小眾立兄子

恭為遼東太守淵奪

恭位景初元年徵淵

淵遂發擁帶燕胡馮陵

險遠講武盤拍不供職貢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

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

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秉桴滄流

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

曰公孫淵遣使南面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以爲燕王論語子曰

東梓浮于海孔安山書傳曰草服自以爲控

絃十萬奔走足用世說書句如傳曰控信能右

折燕齊左振扶桑世說書句如傳曰控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

楚靈王安強凌轢上下原說文曰漠北方流

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

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

卒銳兵長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

陽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氏傳曰有嘉折

其醜非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

遠迹至郅班固漢書述曰收離聚散咸安其

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尚書

居毛詩序曰萬民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

野高誘曰九野通九天下貫九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

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

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

寸石砮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

單于稽顙來朝百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

世不羈之虜也為君蕩蕩乎民無吳之先主起自

大名馬巍巍乎其有成功無吳志曰董卓朝

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朝

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劉備

術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

震懼亦逃巴岷益州至涪璋救諸將勿復

關通先主大怒進圖成遂依丘陵積石之固

都璋降先主須益州成遂依丘陵積石之固

張載劉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

巖梁山積石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

有三江五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

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行曰權實堅

子備則亡虜假氣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漢

游魂鳥魚為伍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漢

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互相扇動距捍中

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毛詩互相扇動距捍中

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諸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相

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

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桓

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廟勝之筭應變

無窮也孫子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

之鑒與衆絕慮春秋元命苞曰四海歸往主上欽明

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尚

書曰故勛欽明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

萬幾已見上文

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漢書曰武帝

曰威稜儼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并敵一向奪

其阻衰荆之旅毛萇曰采深也

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奪氣將軍可奪心小

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

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

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

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

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

璽綬為箋請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

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

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請艾降勸維等

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

无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開地五千列郡

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使

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重錦三十兩衛夫

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奔京師遂襲虞滅之

執震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此皆前

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王請降此皆前

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交趾郡吏

謂使使如魏蟬蛭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

請太守及兵蟬蛭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食三十日而蛭孝經曰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

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羨非其

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

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方

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

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尚書曰百寮師師虎

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開如虓

搏之而折衝也千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

曰孫叔敖相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

楚國富兵強南自頃國家整治器械鄭玄曰器械甲也

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春秋注曰太濟決河洛則百川通

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流尚書太傳曰樓船萬艘蘇千里相望漢書

淮以商接自剗才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

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制木為舟剡木為楫

驍勇百萬

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

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卒而畢然三上眷眷

未便電邁者以為民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

人治國能無知乎

崇城自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故先開示

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

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蹙然改容

抵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

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

子嬰齊入侍宿精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札記曰君之南郡也

之義也

則世祚江表亦為藩輔

左氏傳王

賜齊侯命曰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漢書張

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

戰士列江而西荆揚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甲

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益虎步

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

旌旗流星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遊龍

糴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武王入天為龍樂藉

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洋洋乎盈耳哉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上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自橫分宗祀屠戮取

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左氏傳曰晉景

望曰廢我乎高唐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

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

子一曰吾盲之上一日若膏之下若我何史

記曰沛公入秦宮笑繪謀沛公不聽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

公聽樊噲會言楚辭曰心鬱而孤疑

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因扁鵲知其

無功也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

不足乳重有餘疾非一且食之史記虎中廢

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不日君有疾在膝過

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五日扁鵲復見

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矣五日後五日扁鵲復見

日扁鵲曰疾復見望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孰痛使人召

扁鵲曰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孰痛使人召

也注曰用切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尹子常曰

敢弗良圖管子曰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嵇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淵與茂

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

郡人蕃字茂齊與茂齊干室晉

諸人齊東特作此書與茂齊干

不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

不同故題云景與而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

長謠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其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

葉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志彼北邙兮噫願惜常宮

兮意宮室崔嵬兮意人之物勞兮意遠未

央兮意爾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吾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人秦梁鴻長

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印為登

岳斯蓋取意夫以古希道之舉猶懷戀恨况乎

而略文也

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恠別之後離羣獨遊

背榮宴辭倫好經迨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

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成盥者鄭玄曰警

戒旦長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

庚告西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

於西山左氏傳荀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

曰雅余馬首是瞻

乘高遠眺則山川悠忽隔或乃迴應狂厲白日

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棟

概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肅詠溝渠良不可度斯

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

筮傾頰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

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林惕於長衢按

響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

云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又北土之性難以

託根後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

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竊於脩

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暖處玄朔之霜

若樹荷山上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鼙俗

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

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夫物

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

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飄飄遠游之士託

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鞶

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也後慮之戒

詩北土之性難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

詩曰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場正曆曰

也周易曰肆日平照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

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

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

慣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

嘯六合猛氣紛紛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

丈夫雄心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

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邑與馮衍蹴崐崙使

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條九區恢維宇宙斯

亦吾之鄙願也劉翽縣郡太守歲曰時不我

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鋒

鉅靡加翅翮擢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友其左

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之裏

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
 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猗
 生未離隔矣榮榮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
 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
 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
 王爾音而有
 遐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
 親之肝膽胡越也周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毛詩曰各
 敬爾儀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暉梁典曰帝使呂僧珍
 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

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
 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
 陳伯之以良象自壽陽歸降不書
 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
 伯之

丘希範

遲頌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凌先將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鷲雀之小志慕

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釋耕
 隴上悵恨天之曰苟富貴無相

志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昔
 陳涉太息曰嗟乎鷲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

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劉備梁典曰高祖得一

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蓋隆

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

應義師近以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穀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華穀班固系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

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既為萬里漢書樊

會說高祖曰始陛下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

定天下何其壯也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

箭史記曰魏勃退立收戰陳書烏孫公上

歌

曰穹廬為室兮旃為幃音義曰穹廬旃幃也

瑜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

曰今天下有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定又何憊邪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尚書曰管叔

乃既言於國

沉迷猖獗以至於此

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

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赦罪責功棄瑕錄用

青功峇小收大是志陸瑁與暨

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

能信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

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推赤心置人

心置人

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

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

會諸將燒之曰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

也長揚賦曰僕軍倦朱鮪涉與柴同血於友

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

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

更始為胡殺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繡曰大

司徒公彼害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

忘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

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

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孚惟孝友于兄

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憐

之復魏志曰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

子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

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割及

公之腹皆畏秦法也李奇曰東况將軍無昔

方之人以物掉地中皆為割也况將軍無昔

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

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主上岳法申恩吞舟是滿范曄後漢書明帝

親之恩狂屈大法監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綱漏吞舟之魚將軍松

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

臺未傾愛妾尚在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

已順曲池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

心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

知丞郎鴈行佩紫懷黃讚惟慳之謀魏書荀

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

將軍深執忠孝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漢書

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諸者使行

疆吏來告公曰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書漢

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將軍獨覲

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

馬遷書曰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

姚泓之盛而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

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京師斬于建

康市又曰公以荆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

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

曰楚子圖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

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

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凡二十四長呼衍

氏周姓也漢書曰匈奴此三姓其貴種也北

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太祖

城孝文皇帝諦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

託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陸配

年天多歷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

燕積而不可掩况偽變昏狡自相夷戮後魏收

書曰世宗宣武帝時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

主竇融替立稱梁宜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

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

戮部部落攜離酋豪猜貳部中與書曰胡俗以

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羗胡名大師為酋國語

伯陽父曰國之將立百姓攜貳常昭曰攜離

也貳二方當繫頤蠻邸懸首葉街漢書曰沛

秦王子嬰係頤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邸而

支首及各王以下宜懸頭葉街蠻夷邸間而

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

亦惑乎表崧後漢書朱耆上疏曰養魚沸鼎

之在此也猶燕巢于幕之上夫子暮春三月江

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禪移豈不愴恨宏

漢獻帝春秋城洪報表紹書曰每登城勒兵

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獨矢不

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所以廉公

吏讓鄭曰今執事欄然授兵登俾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頗為趙

為上御趙孝成王卒悼襄王其使樂乘代之

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

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以兵趙王思復得廉頗

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

春秋曰吳起浴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

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泣數下

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覆今夫西

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

誠知我而使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

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

西河果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任安書曰

夫人情莫不念父母妻子想早勵良規自

莊子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求多福言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

高后時天白環西獻栝矢東來西王母獻白

下安樂白環西獻栝矢東來西王母獻白

環父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

夜郎滇池解

請職朝鮮昌海厥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

池皆推結為昆

明編髮漢拜唐蒙即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

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綽將兵略巴黔中

通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

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蒲燕人孝惠高

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塗

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之伐殺

也百世若崩厥角夬地也

唯北狄野心強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

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

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

耳范曄後漢書勾奴論曰世中軍臨川殿下

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宏為臨明德茂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軍將軍

親摠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

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顥

表曰成都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勲重晉弔民
中興書栢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若戎重
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
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若遂不改方思
僕言聊布徃懷君其詳之頴延之和謝靈運
立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璠梁典曰劉沼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

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
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陳東陽

止金華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

致也

孝標集有詔難辨命論書毅梁曰兄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魏文帝興吳晉書

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莊子謂漁父曰曩者

虛賦曰願聞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

其音微未沫

昧而其人已亡

楚辭曰芳菲菲

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青簡

尚新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

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子

惡夫第之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之墨子曰人

無從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字

也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兮秋兮故存

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若使墨翟之

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

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

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化三年必使吾君之期

數千人滿野日中社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

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

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鑿宣室因感鬼神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

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

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

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

北還唯有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案

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但

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

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

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

於是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序并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

序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

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

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

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

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論語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

王之道論語曰自衛及魯剛詩書修春秋

成及夫子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重遭戰國奔竄亘之禮

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

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曰兵法八十二篇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曰吳起三十八篇

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廷尉雜燒之以古非

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

怒使御史按問諸生犯禁咸陽漢興去聖帝

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

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

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

儀雜就之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

上曰可秦燔書

而易為筮卜之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漢書曰孝惠四年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

介胃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

死不棄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

自一人非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侯與灌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

伏生受尚書博士記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

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

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

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成一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

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禮稽命徵
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

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

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常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

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

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漢書曰仲尼

漢武帝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

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

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問人

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相

琅邪王卿不審各及膠東庸生皆此乃有識

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

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

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贊

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一今聖上德通神

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

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
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大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
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
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
有言禮失而求諸

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代主又

曰樂陵佐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西

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

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

帝伏主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義雖

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

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論語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遘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

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補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

草堂寺林整可懷乃於鍾嶺雷次馳煙驛路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

想楚辭曰濁歌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

彷徨塵垢之外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直

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舞以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俳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

是為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履聞鳳吹於

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馬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薪歌延瀨未聞豈期終始參差

蒼黃翻覆淡翟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

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比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蒼頡篇曰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

賞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

每州郡命召世有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

輒稱拜不絕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

出為刻今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令稍

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

音至曰此顏闔之使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遠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

曰南郭子綦隱執而坐仰天咨然似喪其偶

郭象曰咨焉解體若失偶吹草堂濫巾北岳

偶吹即齊等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我松桂敗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

好爵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其始至也

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其始至也

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

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恨山嶠之逸士

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

生今談空空於釋部覆玄玄於道流蕭子顯

顏延之談空空於釋部覆玄玄於道流齊書曰

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

記成敗存亡禍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列

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

蕤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

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

能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

風

乘之城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

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左

漢則謂之尺一簡鬚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歸鶴頭故有其補

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

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美

風雲棲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鬱而有

銅印

金章

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

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須

漢書曰縣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大率書百里

籍

阮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籍

江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道帙長損法

廷父埋敵扑誼踞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

過素論曰執敵扑以鞭答天下楚辭曰悲余

生之無歡兮愁恹惚於山陸王逸曰空惚困

也苦琴歌既斷酒賦無續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

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第也然今

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

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

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蜜令視人

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

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囷傷稼犬牙緣界不入

中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

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

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杜預曰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成公綏鷹賦曰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

絕無與歸石迳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盪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晚爰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我替

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士胡昭於是

資曰投簪卷帶韶聲匪迹蘭上佩也於是

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誦慨

游子之我歎悲無人以赴弔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

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

桂遣風春蘿罷月聘西山之逸談馳東臯之

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

西山今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

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

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今又促裝下

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

邑浪拽制烟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

書注曰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高呂氏

日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高

外閉之豈可使芳杜厚頽薜荔無恥

尚書曰厚有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

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

耳宜高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戀於郊端於是叢條真膽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

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

謝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中散發巴蜀吏卒千人却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此

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

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康居西

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

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

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羗莫不來享爾

雅曰享移師東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

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

即嬰齊也閩越北名南夷之君西楚楚長君

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常效貢職不敢墮怠論語

切文頴曰健為縣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

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皆嚮風慕

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王

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

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理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鄭文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

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蜀之士各

五百人以奉弊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廢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

有剖符之封折珪儋爵如淳曰折中分也白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

東第在天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即曰枯骸

才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

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

曰誅者亡不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

肯受誅也善名也謚

猶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

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

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

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今田時重煩百

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巖以示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踰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

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

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

為本初移書位可罪狀孤而已惡

正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

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

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蓋聞明主圖危以制

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夫

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

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

夢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

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

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

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祖宗焚滅汗辱至今

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

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

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

海內寒心漢書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

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

產為梁王建戍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氏崩

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常昭國語注曰季

未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高唐賦曰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

寒心酸鼻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

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

使入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

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

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故能王道興

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

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表

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

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曄

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

邛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縹雲氏有

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

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

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

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父嵩乞匄攜

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

養因賊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大尉

書曰嵩字巨高說文與金輦壁輪貨權門

日息夫躬交遊貴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也文子老子尚書注曰鼎三公象操贊闔遺醜

本無懿德贊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贊懸

尤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

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

長安靖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

氏傳樂鉞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奔取

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爽帝紹不應因橫刀

紹遂以渤海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之衆以攻卓漢書衛青傳謂其鷹犬之才瓜

曰裨師及校尉侯者九人謂其鷹犬之才瓜

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夷折劔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統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

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

文選四下曰卷

公山為黃中所殺乃被以虎文獎躋威柄

以操為兗州刺史而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

成也言漿成冀獲秦師一剋之報秦孟明帥曰

其威柄也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

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

兗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

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行跋

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割剥元元殘賢害

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

戰國策注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

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

阿諛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

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

梟尚書曰余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

則擊戰故列於君子之林夫奮臂舉州同

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臂舉州同

聲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幕府

惟強糝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文選四下曰卷

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
於諸陵蓋亦以強餘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
氏傳曰園宋多城非宋地也於是故復援旌
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
擐甲席卷起征也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
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桎誠圖金鼓響振布
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漢軍極其死亡
衆奔沮壁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極其死亡
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
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舉也則幕府無德於
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兗士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
秦曰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
大造於西也

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韓暹次天子還洛陽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

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

壻非紹立劉伯安歛其衆攻紹禮故使從事
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中郎徐劬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
還洛陽太祖

遂至洛陽京師脅遷卑侮王室敗法亂紀
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家語孔子曰是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
謂壞法亂紀也

尚書為中臺御史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憲臺謂者為外臺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白
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羣談

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

不應反膏張湯奏異腹非論百察鉗口道路

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萬王行

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書記朝會公卿

充貞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

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

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漢書曰彪字

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祐備亂操託彪與術

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歸詩外

傳曰不肖者又議即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

觸情縱欲也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

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

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

王武曹備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

子聞之哀位昆或為第毛詩曰維桑與梓必之葬者松栢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

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下相怨民無所聊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交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夫質切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相公是以而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妲己

長如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狺也狺子野心非屏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以有輔之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

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燕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

之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

亦梟夷魏志曰紹悉單圍瓚瓚自知必敗蓋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

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 西山屠

各左校皆束手奉貨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

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署各戰於常山得為軍于

統領諸陣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傲

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

義曰教地名在滎陽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

之隧莊子遠伯王謂釋閻曰汝下知夫蟪蛄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又

志方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櫛也長戟百

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

之勢戶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

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了曰狡兔得

而獵犬烹高為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

王曰天下之疆弓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

魏志曰劉表為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拮其後荆州刺史北

袁紹相結左氏傳伏子鞠支曰譬如捕鹿晉

一人撰角一人疾足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說文曰擗疾足也
詩曰幸記不肖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

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

秋蓬黃石公三畧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
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燔燒也說

文曰燦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

或故營部曲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怨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

已見九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

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

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

王崩瓦解不俟血刃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

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

樂俗之人教或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

解孫卿子曰辨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

文王伐崇武王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

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公曰知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方畿之內簡練
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
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

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此乃忠

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俞一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

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

弱主遠衆旅叛漢書以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

曰紹以中子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

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

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

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

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

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

為漢侍中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

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氏傳曰君夫

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

作不侯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

終日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

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

居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

矣封禪書曰與必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

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

傳曰晉周子有兄而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

字不足以濟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

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

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

故曰齊譬猶歎如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

斨也而便陸梁放

斨也而便陸梁放

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恠獸陸梁戰國策曰

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鱖鱖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

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

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

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朝鮮之

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帝朝鮮之

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

襲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

殺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

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

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昔夫差承

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無降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矣捷越會稽可謂

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

閭而吳王遠跡至邛常昭國語注曰申胥楚

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也

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及其

越王句踐乃以申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

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

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長詩注曰抗

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
記陸賈曰以匡匡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
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
國又曰吳與晉大敗吳即越王闔閭之襲吳
晉人擊之歸與越戰不勝城及吳王濞驕恣
門不守遂闔王宮即殺夫差

屈強猶猾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

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節子太叔卒晉趙簡

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

富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

榮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水泮漢書曰七國反

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卬光潞王賢膠東

王渠鄭玄周禮注曰南始也瓦解已漢之罵

見上文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胃漢書曰

乃典武下北七人夜亡濞淮走丹徒保東

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

出勞軍漢使人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何

曰適啓其口上首已伯其胃矣給音哈

則天威不可當而停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

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

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

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志曰呂布跨州連

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

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鷓

論曰無鹿威然皆伏鈇嬰鈇首腰分離雲散

原燎糜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

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魏志張魯

鍾繇討之是關中諸將疑繇後自襲馬超送
與楊秋李湛且成等及遣曹仁討之超等屯
潼關公勅諸將關西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
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列火元戎啓未鼓而破魏志曰

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船急戰丁斐曰

放馬以餌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

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

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

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

乃縱橫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

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又曰先啓行伏尸十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

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

伏尸百萬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

流血漂楸韓約馬超逋逸逃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韓約魏志曰初陳兩宋建同惡相救並為辱

死乃逆賊宋建僭號河同惡相救並為辱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

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徒巴業垂三十年未

未力不能征是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

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去十七年公在孫權攻

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復整六師長

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

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魏志曰輪遂在顯

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軍入散關則羣

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

散關至河池氏王寶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傑陽十

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

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懈魯潰走

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日

氏傳明突曰巴夷王朴胡賈邑侯杜獲各帥

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交二十

胡賈邑侯杜獲辛巴長賈民來附於是分巴

音護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安不

鉞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代蜀利盡西海而

不勞一卒不煩一戰又曰若此之事皆上天

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

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

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漢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

之邑魏志曰胡漢者皆封列侯之胡漢子弟

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

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而建約之皆為鯨鯢曰古者所王

而封以馮大戮怒之妻擊焚首金城魏志

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唐

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

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沛勳曰甚夫驚

鳥之擊先高攬驚之勢也於野之感孟津之

退也北述往年未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

殷孔安國曰諸侯今者枳棘翦扞我夏以清

食同乃退以示弱萬里肅

之也社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担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曰

遂正孫權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魏志曰建安二十

馬栢下令各惶中羗楚魏志曰建安二十

呼野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礼漢書曰諸
卷言顯得度隄水北然隄水左右卷之所居
隄音皇丁令署 霆奮帝卷自壽春而南九
各已見上文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魏志曰
郡有壽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魏志曰
才淳族弟也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禿巴漢
為征西將軍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禿巴漢
統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 魏志曰建安二十
漢 江夏裴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中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樓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樓
揚漢入 萬里赴期五道並入 大舉大帥至壽
軍於越 萬里赴期五道並入 大舉大帥至壽
使征西 甲卒五萬 一道也 又武都至壽蜀三
道也 江夏至豫章 四道也 樓船至會稽 五道

也 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

除害元惡大慙必當集庚 尚書成王曰 至於

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將禽疾 楊雄露靈賦
曰枝附葉從

景隨 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

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

足引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王

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朕幾乎尚書曰昔

表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

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
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

文選曰...

張陞封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

為列侯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中郎將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為關內侯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曹仁渡河擊之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太守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遇交戰大破之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率眾降封為官渡之役則張郃高真舉事立

列侯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功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高覽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二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擊校尉郭昭臨陣來

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游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審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臨下邳遼將率降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

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海

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審邪正之

巴蜀文曰計深慮遠無國家之難

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

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

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女朝為仇虜夕為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人轉禍為福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言孔牛論語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

與曰好行小惠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備五

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

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

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夜

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遂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益高家

以長戟有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

順也人之所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

助者信也

章君也而權誅之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

孫輔兄也而權

之憲會稽典錄曰孫輔恐權不能

守江東因權出行東

治

乃道人齊書呼公行人以告權乃遠偽若
不知與張昭共元輔權謂輔曰元厭樂耶何
為呼他人輔云一無是權後書與昭以示輔賊
輔慙無辭乃悉所輔親近徒輔置東吳賊
義殘仁莫斯為甚乎孟子齊王曰臣殺其君可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乃神靈之
夫聞誅一夫紂矣朱問弑其君也
通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
伊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
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
曰殷之興也伊華在夏魏武曰伊擊伊尹也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
何者去紂之道各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編砥礪
情節耽學好古周秦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
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尚書曰求膺多福
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
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
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
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及吳諸顧陸
曰其父析薪其子弟克負荷
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

實惟賢則國家人器用也所在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相隨頭設

無柯何以自濟賈新語曰有斧相隨頭設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野維賢聖之德

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鶴鶴之鳥巢於

常茗茗折子破下愚之感也韓詩曰鶴既

室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案巢病

適者謂不知詳於大樹茂枝反數之常蔚蔚

至蔚折巢覆有子則死有知則破是其病也

字林曰鶴鳩鶴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

曰鶴鳩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

巢編之以髮繫之常茗茗折如破巢非不平所繫之弱也說文曰常大葭也茗與蔚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常茗茗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

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

曰有非常之事然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雜蜀父老

後有非常之功後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

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上未能如竿量大小

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

笑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范夫係蹄在足

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

則猛虎絕其蹠戰國策魏鬼謂楚信君曰人

蹠而去虎之情匪不受其蹠也然而不以環

才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推也今國家者非直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

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齊書曰須梁使使趨

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

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復蠶手則斬手蠶足

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

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敢不殺蠶音釋何

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

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聞大雅之所

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忽朝陽

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

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災昆雖欲救之亦

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曰故令往購募爵

賞科條如左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

鍾士季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

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

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極其

將墜造我區夏高書曰文王用高祖文皇帝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勿烈祖明皇帝奕

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

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率土齊

民未蒙王化雅蜀父老曰割齊人齊等無有貴賤

謂之齊若今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

曰石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

負也尚書曰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

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布政

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施

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符百蠻大戴

四海之外肅慎北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毛詩

我征夫獨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

師恭行天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為匪民

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

為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古之行軍以仁

為本以義治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

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

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

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故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兩階七

旬有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式

散鹿臺之財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

禹曰率群伐罪漢書孫

庚弘文告之訓以濟

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伐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

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

武卡有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

之話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女胡野困躓

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

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蜀志曰先主姓

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封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厚先

主妻于乃求和於布後歸去紹漢書張良曰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去紹漢書張良曰

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諸葛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勞動之邊境侵擾我氏羗方國家多故未遑

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有九伐之法正邦國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

君則戮之犯令陵政則杜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衆守備難以禦天下之

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

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

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

公乘與上書曰王尋禹莽此之更起沮傷之

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吉氣來應旗

備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敵

之音統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

勝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

無寧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行

來民于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擒於秦公始勿亟廢

孫述授首於漢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賦

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賦

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明者見危於無形也

者窺福於未萌大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無形

者窺福於未萌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者窺福於未萌是

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

武王既既受命殺武庚微子於商陳平肯項立

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豈宴安鴟

毒懷祿而不變哉左代傳管敬仲曰宴安鴟

懷祿貪勢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

不能自退禮記孔子曰天無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之德私覆地無私載尚書文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

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

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孫壹為

江夏太守及孫琳謀廢胤呂據據胤皆壹之

妹夫也琳遣朱異詣壹異至武昌信知其

必壹已率部曲將胤與胤文欽唐咨為國

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擒獲欽二

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咨

曹爽之邑人也與此立儉舉兵天大將軍司

馬文王臨淮討之諸高誕遂殺欽子為將軍

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圖四面進兵

同時敬謀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

禮記子思曰無為我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

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

機而作者哉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

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執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農

不易畝市不翅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

去疇商去累如之危就未安之計豈不美與

不變肆說死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

臣能累十二博蒸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

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並已見各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

業已建之不收諫切著膏假蜀父

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

帝威武紛紜湛恩汪濊帝昭曰湛音沉張揖

汪鳥黃切群生需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

使西征隨流而襲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駝定竿存邛服慶曰冉駝竿邛皆蜀郡

本冉駝也文選曰邛今為邛都縣竿今為略

定竿縣皆屬越嵩善曰駝蒙江功竿音鑿

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蒲夷種也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子西至

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

牛馬之受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

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盡恐不克卒業此亦使者

之累也竊為左右慮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王了曰為之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始不

可乎不可循不獲也以其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附謂今之親附也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

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

結左社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

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

也粗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古切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

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三蒼解詁曰溢水声也字林云匹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理洪塞源

決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

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濁

澹或作澹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初說文曰澹水也澹徒濫切澹安也澹分其深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膺朕無朕胥不

生毛張晏曰躬躄也孟康曰膺朕理也常昭

詁曰朕躄也竹施切

水之上者禹過之而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啞蹠拘文牽俗應劭曰啞蹠急足之

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

節張子曰字詁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

業垂統為可繼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

云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

溢懷生之物有六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

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

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於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

老不辜幼孤為奴勇係縲號泣

日韓魏父子老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

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苟為遺

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此考讖曰賜

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

蜀西微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微音妹徼音犒牻音犒牻音犒牻音犒

平微外出麓牛入江沫音妹徼音犒牻音犒牻音犒牻音犒

以木柵水為鑊音犒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

夷狄之界鑊音犒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

越雋辟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創道德

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長駕

謂所駕使䟽逃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

常昭曰習梅憤切言䟽遠之國不被壅閉習

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

璞三舍辨詰曰習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以

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

視福不亦康乎說文曰視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

天子之亟務也秦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

土崩漢書作陵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

且夫王者固永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

者也毛詩序曰始於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

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樂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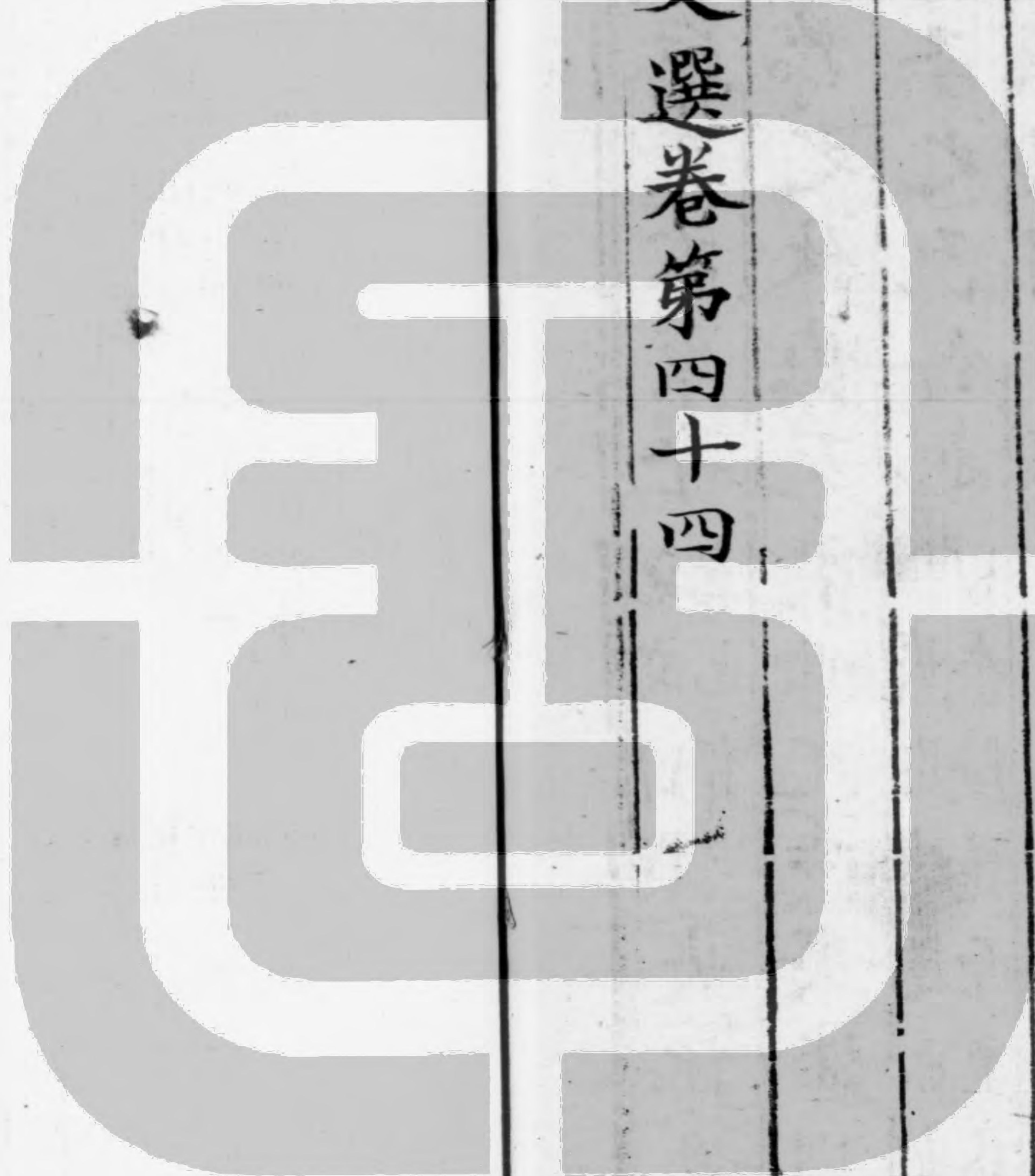
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

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

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

用靡徒遷延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又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律